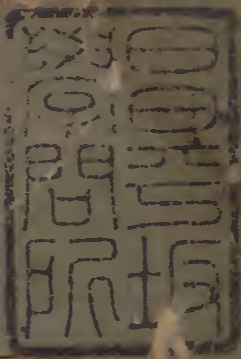


漢急叢話前集
自才一
至才四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類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漢	11476
冊數	12	(1)
函號	363	91

菅溪

內閣文庫	漢	11476
冊數	12	(1)
函號	363	91





淺草文庫



紹興丙辰余侍親赴官巖右

道過湘中聞鄱城阮閱昔為

柳江守嘗編詩總頗為詳備

行役忽々不暇後知識間借

觀後十三年余居若水友生

洪蘭遠從宗子庚章授傳此

受古本

集。余取讀之。蓋阮因古今詩
話附以諸家小說。分門增廣。
獨元祐以來諸公詩話不載。
專考阮編此詩總。乃宜如癸
卯是時元祐文章禁而弗用。
故阮因以略之。余今遂取元

祐以來諸公詩話及史傳小
說所載事實。可以發明詩句
及增益聞見者。纂為一集。凡
持總所有此。復纂集。庶免重
複。或一詩而二三其說者。則
類次為一。同為折衷之。又因
以余曰所聞見為說。以附益

之或者謂余不能分門纂集
如阮之詩總是未知待之旨
矣昔一詩客嘗以神聖工巧
四品分類古今詩句為說以
獻半山老人々々々々得之
未得之未及觀邊回客曰如
老杜勲業頻看鏡行歲徂倚

梯之句當入何品客無以對
遂以其說還之曰嘗易一箇
例可知矣則知詩之不可分
門纂集蓋出它意歟余今但
以年代人物之先後次第纂
集則古今詩話不待檢尋已
粲然畢陳於前顧不佳哉余
老矣日以廢忘此集之作聊

自備觀覽而已、匪敢傳之當
世君子、故不媿寫、戊辰三月
上巳日、茗溪漁隱胡仔序

偷南臨川書

世鼎新鑄梓

漁隱叢話目錄

前集

車書一家文風鼎盛、經史諸集煥然一新、至於詩家評林、刊行尤多、惟漁隱叢話是又集詩家之大成者、尚此闕焉、元成善本已有所舛、誤况板經九十餘年、訛脫尤甚、今本堂庚未、古今文集補注訂并重新鑄梓、庶可倫牙、籤三芳軸之儲、錦囊三千首之助、高山流水必有賞音、六一堂拜白

國風漢魏六朝 一卷 二卷

五柳先生 三卷 四卷

李謫仙 一卷

杜少陵 六卷之十四卷

駱賓王

王摩詰

韋蘓州

韓吏部 十六卷之十八卷

柳夕州

賈園仙

李習之

李衛公

嚴維

列賓客 二十卷

香山居士 二十一卷

唐彦謙

王建 二十二卷

杜牧之

杜荀鶴

孟浩然 十五卷

孟東野

玉川子 十九卷

李長吉

常建

徐李海

西崑体

温庭筠

韓致元

借對

饗食清明 二十三卷

陽因霓裳

唐人雜紀

羅隱

宋朝

徐鉉

張乖崖

王文穆

夏英公

杜默 二十五卷

晁元猷

宋景文

半夜鐘

秘色

楊凝式

五季雜紀 二十四卷

盧多遜

王元之

寇萊公

丁晉公

陳英公 生朝附

宋苒公

王君玉 二十六卷

陳文惠

蔡元忠

韓魏公

杜祁公

張文定

陳亞

林和靖 二十七卷

范文正

文潞公

王岐公

趙清獻

范蜀公

司馬溫公

韓持國

韓玉汝 二十八卷

六一居士 二十九卷

三十卷

梅聖俞 三十一卷

石曼卿 三十二卷

蘓子美 三十三卷之三十一卷

王逢原

蔡天啓

俞清老 秀老

袁世弼

郭切甫

張子野

賀方回 三十七卷

東坡 三十八卷之四十六卷

山谷 四十七卷之四十九卷

秦少游 五十卷

晁無咎

後山居士

徐仲車

謝無逸

潘卯老

高子勉

邢敦夫

張益叟

胡少汲

王仲至

楊公濟

崔德符

趙循道

全尽居士

韓子蒼

呂居仁

顧養直

楊察

嘗存中

的對

宋朝雜紀 辛四卷

文殊

百靈

吳徹

冬寒

任子固 五十二卷

唐子西

陳去非

汪彥章

謝邁

徐竹

周明老

水晶宮 五十三卷

辛五卷

遠法師

因澤

缸子和尚

洪覺範

王梵志 五十六卷

雪竇

了元

惠詮

詩僧無蔬筍氣

湯泉詩

緇黃雜錄 五十七卷

回仙

鬼詩 五十八卷

長短句 五十九卷

憶坡詩

祀萊夫人

回紋詩

贊元

秀老

清順

蒸取詩

夏雲詩

神仙雜記

洞仙歌

虞美人草行

琵琶

鸚春鶯
曾生

媚兒
廉人雜紀六十卷

漢隱叢話目錄終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一

前集

苕溪漁隱胡

仔

纂集

國風漢魏六朝上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為之邪

曼叟詩話云詩三百篇各有其旨傳注之學多失其本意而流俗但習至不知愛尚多者惟柔与梓必恭敬止謂柔梓以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凌踐則有恭敬之道父子相与豈特如人之親柔梓今乃言父母之邪者必称柔梓非也

宋王京筆記云山东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

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使用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

山谷云介清老作景陶軒名為未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
之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間所謂景
莊景儉等後一人老誤遂相承繆亦如郡守為一麾也

後山詩話云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雅騷乃效頌其次效雅
最後效風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
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阜陶各緣之類大率如此詩
瞻彼日月悠悠之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未燕之干卷下上
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思与未音与南皆以為悅聲魏
晉間此体猶在刘越石檄中有白壁本自荆山瑇惟彼太
公望共此涓濱叟潘安仁位同单父邑愧無子賤教豈敢

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是也自初梁後既拘以四声又限以
音韵故大率以偶儻声病為工天氣安得不卑弱乎惟陶
淵明韓退之時之擺脫俗拘忌故拙字与幸字陽字与清
字皆取其傍韵用蓋筆刀自足以勝之也

东坡云余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初梁文章裏
陋而業統尤為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今觀淵明集可喜
者甚多而独取教首以知其餘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
賦所謂四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固南与屈宋所陳何
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夏者刘子玄辨李陵与
蘇武書非西漢文蓋初梁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悟陵与
蘇武贈答五言詩亦後人所擬而統不能辨李善注文選
本未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僮儒之荒陋者也而世
以為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奇慝暴三傷此礼所

謂上中下傷言暴秦無道戮及孳稚也而乃引竒政極於
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為傷此豈非僂儒
之荒陋乎五臣既陋甚至於兼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
女賦自玉曰唯々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
如賦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邪其餘綴陋
不一亦聊舉其一二耳

蔡寬文詩話云五言起於蘓武李陵自唐以來有此說雖
韓退之亦云然蘓李詩世不復見惟文選中七篇耳世以
蘓武詩云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凝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
雲翔以為不當有江漢之言或疑其偽予嘗攷之此詩若
谷李陵則稱江漢次非是然題本不云谷陵而詩中且言
結髮為夫婦之類自非在虜中所作則安知武未嘗至江
漢邪但注者淺陋直指為使匈奴時故人多惑之其實無

柰也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言李善後以其
有駢車上東門與遊戲宛與洛之句為辭兼東都然徐陵
玉臺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為乘作兩語皆不在其中
而標之歲云暮冉之孤生竹等別列為古詩則此十九首
蓋非一人之辭後或得其實耳乘死在蘓李先若尔則五
言未必始二人也

呂氏童蒙訓云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入高
樓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
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高妙

東坡云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類世所傳本
蘭死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
况伯喈廿年又琰之流離為在父沒之後童卓既誅伯喈
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為童卓所駢虜入胡尤知其非真也

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蔡寬夫詩話云後漢蔡瑛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死也
被誅而詩叙以卓亂流入胡為非瑛碎此蓋未嘗詳考於史
也且卓既擅廢立表紹輩起兵山東以誅卓為名中原大
亂卓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身則
瑛之入胡不必在瑛誅之後其詩首言逼迫迂曰邦權主
以自強海內與義師欲共誅不祥則指紹輩固可見疑言
平土人脆弱未兵皆羽羗縱獵回城邑所向恣破亡馬邊
懸男頭馬後載婦廿長駟西入關迥路險且阻則是為山
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嗟無窮已則也尚
無恙尤亡疑也
山谷云凡作賦要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為師零依效
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益云益手看前輩吳生遠

擅場蓋古人於能復不拙來跨時輩前輩中擅場耳要
詩眼云建安詩辭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乃道壯
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綉藻得風雅騷人之氣骨
最為近古者也一變而為晉宋再變而為蘇梁唐諸詩人
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白韓退之早身皆
學建安晚乃各自養成一家耳如老杜空峒小麥熟人生
不相見新安石壕潼關吏新昏垂老無家別夏日夏夜嘆
皆全体作建安語今所行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韓退之
孤臣昔放逐真行河堤上重雲贈李觀江送岑孟弼報款
城醉贈張秘書送吳師惠師並亦皆此体但頗自如新身
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体東坡
稱蔡瑛詩筆勢似建安諸子前輩皆蓄意於此近來學者
遂不詳尔

石林詩話云晉魏問詩尚未知聲律對偶陸雲相譏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問陸士龍者乃正為的對至於四海習鑿齒跡天狀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体出於自然不待泚約而後能也曰嘗不辭四海跡天為何等語曰讀梁皎然高僧傳或載習鑿齒與宋書云天不終朝而兩六合跡天之雲也弘淵源而敷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為厥尔晉初學佛者從其師姓如支道本姓周後支謙字故為支道道安以學佛者皆本狀迎為佛師目請以狀命氏遂為定制則狀道安亦其姓也宋子京筆記云古人語有推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列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麟西柯涕孔丘雖有意緒詞亦鈍樸矣蔡寬夫詩話云晉宋間詩人造語雖秀拔然大抵上下句

多出一意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之類非不工矣終不免此病其甚乃有一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列越石宜尼悲獲麟西柯泣孔丘謝惠連雖好相和達不同長卿慢等語若非前後相映帶殆不可讀然要非全美也唐初餘夙猶未殄陶冶至杜子美始淨尽矣蔡寬夫詩話云祢衡以來文士喜為樂府辭然泚襲之久注々失其命題本意烏得八九子但詠烏雉朝毛但詠雉鷄鳴高樹嶺但詠雞大抵類此而甚有併其題失之者如相府蓮詠為想夫吟楊婆兒詠為楊叛兒之類是也蓋辭人例多夏語言不復詳研考雖李白亦不免此惟老杜兵車行悲青坂無家別等數篇皆曰夏自出已意立題畧不更蹈前人陳迹真豪傑也

石林詩話云池塘生春草園林夏夏禽世多不解此語為
工蓋欲以身求之尔此語之工正在無所意猝然与景相
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
須以此為根本而思若言艱者往之不悟鐘嶸詩評論之
最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既是所見則曰高臺多悲風亦
惟所見清晨登陴看若無故寶明日照積雪非出經史古
今勝語多非假補皆由直尋頽定之謝莊尤為繁密於時
化之故大明大始中文章殆同書欵近仕昉王元長等辭
不貴奇競須新更近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句
無虛字彙聯補衲盡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其人余每愛
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自唐以後既變
以律体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鑿於神
志之間斷輪於耳若之外也 漁隱叢話卷第一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二

前集

國風漢魏六朝下

石林詩話云嵇康出憤詩云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下
惠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更也吾嘗讀世說知康乃魏宗
室塔審如此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死康嘗稱阮籍口邪
不臧否人物以為可仰殊不知籍雖口不臧否而作青白
眼亦何以異籍得全於晉是早附司馬即陰託其阮尔史
言礼法之士嫉之如讎賴司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
附司馬氏未必能脫禍也今文選載蔣濟勸進表一篇乃
籍所作籍忍至此何所不可籍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為猶
委處乎視中籍非節於司馬視中委余觀康尚不屈於鍾
會昔賣魏而附晉乎世俗但以迹之迹似者取之築以為
嵇阮吾每為之大息也

漫叟詩話云曹子建七步詩世傳萁豆然豆箕豆在釜中
泣一本云箕向釜下然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淺深必有以
辨之者

宋子京筆記云在太冲詩振衣千仞岡濯足万里流使人
飄々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唐子西語錄云三謝詩靈運為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自
見其優劣也又云江九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布述無
詩宣遠林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合六十四
篇為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兼散自得之
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愛也

雪浪齋日記云讀謝靈運詩知其攬盡山川秀氣讀退之
南山詩頗覺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能到李長吉玉
川子詩皆出於雜騷未可以立談判也皇甫持正云吟詩

未有列長卿一字唐人必甚重長卿今詩十卷亦清森
雪浪齋日記云王逸少於書知愛猶退之於詩知愛則一
洗乃古凡馬空也陶謝詩所以妙者由其人品高王揚盧
駱叫呼衙鶯以為文耳

唐子西語錄云謝玄暉詩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平
楚猶平野也置延濟乃用翹々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
便覺意象殊窘凡五臣之陋類若此

宋子京筆記云今人多誤鮑照為鮑照李商隱有詩云濃
熏鮑照葵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

潘子真詩話云景文殊不知武后時諱照唐人因以昭名
之夏具昭祠堂記若溪漁隱曰南史本傳鮑照字明遠

潘子真詩話云山谷言庾子山洄底百重死山根一片雨
有以尽登高臨遠之趣喜晴應詔全篇可為楷式其卒章

有慶兆民同論天子可不恤清新其氣韵尤更深穩

潘子真詩話云右樂府云東飛伯勞西屯燕黃姑織女時相見予初不曉黃姑為何等語目讀杜公瞻所注宗慄撰荆楚歲時記乃知黃姑即河鼓也亦猶桑落之語轉呼為索郎也

冷齋夜話云右樂府曰綠幕圍春風耳節朱絲桐不知理何復淺立經營中讓惜加窮袴隄防託守宮今日牛羊上丘墟當時迎前面發紅前輩多全用其語老杜曰意匠慘淡經營中李長吉曰羅屏綉幕圍春風黃魯直曰今日牛羊上丘墟當時迎前左右頤窮袴汝時語也今福袴也王直方詩話云古詩云博山炉中百和香鬱金蕋合及都梁又云麝旣五木香迷迭及都梁按廣誌都梁香出交廣秋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又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

万里不讀万卷書不可看老杜詩也若溪漁隱曰王直方何幽希如此方論古詩香夏初不論杜詩處云信乎不行一万里不讀万卷書不可看老杜詩此殆真可發一笑也潘子真詩話云皮日休云梁武帝詩後牖有朽柳沈約詩偏眠紅艇邊疊韵與焉詩曰蟬竦在東又曰鴛鴦在梁双声與焉王玄謨問謝莊何者為双声何者為疊韵答曰五護為双声礪礪為疊韵當時伏其捷丁晋公在朱崖作及郡名既古入姓名等詩及双声疊韵甚有源委双声九曲流清沁重輪抱祥光疊韵紫蠟茱萸結紅綃莖房林和猜有草泥行郵索雲木叫鉤鞦而山谷效徐庾慢体云翡翠叔梁碧右樞裙褶紅昏疊韵双声也語尤工蔡寬夫詩話云声韵之真自謝莊沈約以來其愛日多四声中又別其清濁以為双声一韵者以為疊韵蓋以輕重

為清濁尔所謂前有浮聲則後有切響是也王融双声詩云園衛眩紅鶴湖行燁黃華迥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以此求之可見自唐以來双声不復用而疊韵間有杜子美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白樂夫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之類皆曰其詔意所到輒就成之要不以是為工也陸龜蒙葦蓬以皆用一音引後牖有朽柳梁王長康強為始於梁武帝不知復何所托所謂蜂腰鶴膝者蓋又出於双声之變若五字首尾皆濁音而中一字清即為蜂腰首尾皆清音而中一字濁即為鶴膝尤可笑也

字林新編云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者為双声何者為疊韵答曰互護為双声礪礪為疊韵某案古人以四声為切韵紐以双声疊韵必以五音為定蓋謂东方喉声為木音西方舌声為金音南方齒声為火音北方唇声為

水音中央牙声為土音也双声者同音而不同韵也疊韵者同音而又同韵也互護同為唇音而二字不同韵故謂之双声礪礪同為牙音而二字又同韵故謂之疊韵若衍佛熠燿騏驥慷慨呻喔霖霖皆双声也若侏儒童蒙踈洞寵寔螳螂滴瀝皆疊韵也廣韵曰章灼良嗜是双声灼嗜章良是疊韵又曰斤剔灵歷是双声剔歷斤灵是疊韵奉此例則諸音皆是此而紐之可以定矣沈存中論詩之用字曰幾家村草裏吹笛隔江聞幾家村草吹笛隔江皆双声也某案村字是唇音草字是齒音吹字是唇音笛字是齒音此非同音字不可謂之双声也存中又曰月敷侵簪冷江光逼履清侵簪逼履皆疊韵也某侵字是唇音簪字是齒音逼字是唇音履字是舌音既非同音字而逼履二字又不同類不謂之疊韵也某案李群玉詩曰方穿詭曲

崎嶇踏又聒鉤輶柝磔聲詰曲崎嶇乃双声也鉤輶柝磔
乃疊韵也

漫叟詩話云东坡作吃語詩江干高居坐因高耕犍躬駕
角掛經狐航繫舸菰芡隔菰藟過軍鶴狗驚解襟頽影各
箕踞擊矧高欹幾奉瓶荆筭供膾愧攬眊乾錫更憂甘乳
羹山谷亦有戲題云迢迢近道边憇息憇憇暎暎時
明詭語諧謹論草萊荒蕪室屋塵塵全僮僕侍偏側涯
渭清濁混二老亦作詩戲耶若溪漁隱曰东坡後又有吃
語詩一篇謂此為一字詩故居劔閣隔錦宮者是也
石林詩話云刘貢甫以司空圖詩中吃啜二字辨晉書所
載石崇豆粥吃啜為誤以啜為啜非也孫楚詩自有二本
皆有吃啜啜不可保之語此又豈是以啜為啜古今語言
固自各出於一時本不与後世相通者吃啜啜皆声也自晉

以前未見有言吃若殷浩所謂吃之逼人蓋拒物之声啜
乃嘆声吃啜猶言呼吸歎音人一時詰故孫楚亦云耳
雪浪齋日記云為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照謝靈運渾成
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湘明欲清深閑淡當看韋蘇州
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詰賈長江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李
白欲法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知之源流當看三百篇詩
及楚詞漢魏等詩前輩云建安才六七子前元數兩三人前
輩所取其雜如此予嘗与能詩者論書止於晉而詩止於
唐蓋唐自大曆以來詩人無不可觀者特晚唐氣象衰
耳

後山詩話云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四次之漢為下
周之文雅七四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
漢而下無取焉

漁隱叢話卷第二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

五柳先生上

前集

東坡云世傳桃源夏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未比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曰說南陽有菊水之井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峻遠生不識塩醢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不独桃源苦溪漁隱曰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以桃源為神仙如王摩詰列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与東坡之論昭合今具載其詞云望夷宮中麻為馬秦人

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
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為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
無君臣。漁郎漾舟迷遠道。死間相見驚相向。世上那知古
有秦。山中豈料今為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潯
中。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法駒父云。桃源非
神仙。不素知狀。比來見東坡和淵明桃源詩。序論其非神
仙。暗與人意合。其敢妄言如此。豈非預先偷子一賦詩乎。
高齊詩。括云。荆公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麻為馬。秦人半死
長城下。拍麻為馬。乃二世更而長城之役。乃始皇也。又拍
麻更不在望夷宮中。荆公此詩。追配古人。惜乎用更失照
管。為可恨耳。

唐子西語錄云。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教甲子。一葉落知
天下秋。及觀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
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
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

山谷云。東坡在潁州時。因政陽并陽讀元載傳。歎淵明之
絕談。遂作詩云。淵明未縣令。本緣食不足。東帶向督郵。小
屈未為辱。龍然賦飯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宮
口腹云何元。相回方鍾。不滿欲。胡林銖兩多。安用八百斛。
以此殺其身。何如抵鵲玉。任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淵明
急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類延年送錢二十万。即
日送酒家。与蓄積。不知紀極。至歲。胡林八百斛者。相去遠
近。豈直睢陽。蘓合。彈与。螻蛄。糞丸。比哉。東晉安帝隆安四年也。
韓子蒼云。以淵明傳及詩考之。自庚子歲始作建威參軍。
由參軍為歙。澤。遂弃官歸。是歲乙巳。凡為吏者六歲。故云
疇昔居上京。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歲三月尚為參軍。

東晉
安帝
義熙
九年

十一月去歙澤秋為歙澤念也而之家負耕植不足自給何也傳言淵明以郡遺督郵至即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序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既以違已交病又愧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即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為高故以目督郵而去此士誠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為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

東坡云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未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亂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鷄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若溪漁隱曰余嘗三復斯言可謂至論而冷舟夜話輒竄易其語雜以漢高帝之夏次非亦坡議論也吾故表而出之

東坡云余旧好誦陶潛飯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報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攷之方知字之皆非劇入也詞曰為未折腰因酒弃家身口交相累飯去來誰不遣君飯竟從前俱非今是露未晞征衣指不飯路門前笑語喧童稚嗟曰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窓容膝閉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噫飯去來乎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嶇泛溪窈窕洵之晴谷流春水觀草木欣榮為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富形宇內復幾時不自覺皇之欲何之毒吾心去雷誰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志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醉此生天命更奚疑且乘流遇坎還止東坡云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

見山初不用意而景与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
子美云白鷗沒浩蕩方里誰能到蓋滅沒於烟波間耳而
宋敏求謂予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覺一
篇神氣索然也

冷齋夜話云才四老杜白鷗波沒蕩今誤作浩蕩非惟無氣亦
分外閑望波字音溪漁隱曰禽經云鳧善浮鷗善沒以沒
字易波字則东坡之言益有理冷齋以沒字易浩字其理
全不通浩蕩謂烟波也今云波沒蕩亦不成語此言無足
取

雜助集云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
過与下字疾与落每变而每不及易較也如曹直言猶
碌碌之於美玉是也然此猶在工拙精拙之間其致思未
白也記在廣陵日見东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之以寄其

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尽於
此無餘蘊矣非陶明意也采菊东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
自采菊無意望山適举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
遠此未可於文字精拙間求之以比碌碌美玉不類

秦寬夫詩話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其闲遠自得
之意直着超然逸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見為望字若尔
便有褻裳濡足之態矣乃知一字之誤害理有如是者湘
湘集世既多本校之不勝其異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
不可彙举若隻鷄拍翅局或以局為屬雖於理似不通然
恐是為求語我士日以廣或以士為志於義亦兩通未甚
相遠若此等類縱誤不過一字之失如見与望則併其全
篇佳意敗之此校書者不可不謹也

東坡云予疇交阮風良苗亦懷新亦古之耦耕植杖者不

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東坡云乞食詩云銜哉知何謝冥報以相貽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王人哀哉之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他余哀之本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而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讀史述九章表并笑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談其意也詠二疎詩淵明未嘗出二疎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後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飲酒詩云窶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室質不過軀化則室亡矣人言請節不知道吾不信也軀

冷齋夜話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列仙酒德頌陶淵明飯去未詞李今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教君子在後漢之末西晉

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老杜詩過人在誠實耳誠實者見學者多不曉如玉川子醉詩昨夜村飲飯健倒三四五摩娑青莓苔莫噴驚着汝又荆公扇詩云玉斧修成空月圓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髮亂釵換特地寒山谷云陶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簷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惣不好然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孝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与七通子奎九齡但覓梨与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肯而淵明怨歎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賢与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三川蓋為不知者訪病

以為拙於生事又任之說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
其詩名曰遺與可解也俗人便為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
不得說夢也

逖辭周覽云六一居士推重陶淵明歸去來以為江老高
文當世莫及活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軀體之功矣然
淵明之播教久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信
耳遂及其詩廣記荆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說中夏至有
四韻詩全使淵明說者又嘗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
如結庐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尔心遠地自偏由
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然則淵明趨向不群詞教精拔晉宋
之間一人而已廣記晉溪漁隱曰荆公詩云先生歲晚更田園
曹叟遺書廢討論回訊桑麻慄已長梅行松菊喜猶存農
人調笑追尋怪稚子歡呼出候門選謝載醪扶馭者吾今

欲辨已忘言所謂四韻全使淵明詩者即此詩是也

石林詩話云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體如侍宴從軍之
類故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曰所長而取之耳謝靈運擬
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
出於某人又以此為然論陶淵明乃以為出應璩此語不
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
文章錄云曹叟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
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為適顧區之在位
者何足槩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
一人而模倣之此乃苟取文士與進取而爭長者所為何
期此老之淺蓋嶠之陋也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
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為佳句然謝靈運園景早已滿佳人

猶未通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即是此意嘗恠
西漢間所作騷文初未嘗有新語直是句之規模屬宋但
換字不同耳至晉宋以後詩人之辭其弊亦然若是雖工
亦何足道蓋為特祖習共以為然故未有譏之者可耳
山谷云正賴古人書正尔不能得正宜委運去皆當時語
而或者改作上賴古人書止尔不能得甚失語法又述酒
詩一篇有其義而亡其辭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
解他羊勝喪其身尚是羊勝之之白公也諸果棄公也
韓子倉云陳述公顯述酒詩後云意不可解恐其讀異書
所為也余反覆之見山陽曰固之句蓋用山陽公夏疑是
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曰京
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
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唯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

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陶淵明集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
途中詩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号入宋所作但題甲
子而已意者恥夏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之詩有以
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
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節都經錢
溪作此年秋乃為歎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歸
去未及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兼
涉施淵明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出
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夏二姓所作
詩但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晉年号者其
所題甲子蓋偶記一夏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之意
也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

使困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言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
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矣。其拙窘於檢括
者。明病其放。孔子曰。舜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梅指海
印發光。汝暫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
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
共之耳。

漁隱叢詒卷第三

前集

漁隱叢詒卷第四

前集

五柳先生下

東坡云。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
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拙好淵明之詩。
唐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綉而實。自曹劉鮑謝
李杜詩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至其得
意。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吾之於淵明。豈独好其詩也哉。如
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處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
家醉。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
僂倪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
此病。而不蚤自知。幸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
欲以晚節。師範其万一也。
詩眼云。東坡和貧士詩云。夷齊恥周粟。高潔誦虞軒。祿產

彼何人能致績與園古未避世士死灰或餘烟末路益可
羞朱墨年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
世嗟拙賢此詩言夷裔自信其去雖武王周召不能挽之
使番若四皓自信其進雖祿產之聘亦為之出蓋古人無
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奉天下乃世之是非不能回奪伯
夷之非武王紂園之後祿產自合為世所笑不當有若偶
然聖賢辨論之於後乃信於天下非其始望故其名之傳
如死灰之餘烟也後世君子既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
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明其出處如吞啜難解嘲之類
皆是也故曰朱墨年自研韓退之亦云朱丹自磨研若淵
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紂
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飯合於夷裔
之去其事雖小其不為功名累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

未必不追蹤二子也皆坡作文工於余意必超然獨立於
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為高耳故又發明如此
王直方詩語云紹聖間山谷見東坡和飲酒詩讀至前山
正可歎後騎且勿驅云此老未死在又云東坡在楊州和
飲酒詩只是如已所作至惠州和歸田園六首乃與淵明

無異

廣記

冷齋夜語云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魯直在黔南園之
作詩曰子瞻論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
詩款澤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後
迂儂耳久之天下因傳子瞻已仙去矣又七年北飯時章
惇丞相方貶雷州東坡飯至南昌太守葉祖洽曰世傳瑞
羽已落道山今尚尔游戲人間邪坡曰途中見子厚故返
回耳

蔡寬夫詩話云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真者惟章獮州白
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遠甚大和後風
格頗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皆自言師淵
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公固不刊谷詩云凌日滿塔看
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

冷齋夜話云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
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故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
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鷗鷺之遠人村依之墟
里烟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犬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
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
死不悟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
蝶夢中家万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歲暮千家雨
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足初如秀整熟視無

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日山中老宿依然
在案上掃巖已不看之類更無粗語之態細味之對偶親
的而字不露也此其得淵明之遺意耳

詩眼云貪士詩云九十行帶索飢寒况當年迺一名士作
詩云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
目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賤目後歸奉兩聯人
多不能辨其孰為陶孰為今詩也則為解曰榮啓期夏迺
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
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
則自少壯至于長老其飢寒艱若且如此窮士之所以可
深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人文章必
不虛設耳

東坡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忘憂物遠我遺世此

情一觴雖他進林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笑
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猶節以無夏為得此生則見役於
物者非失此生邪

韓子蒼云往在京口為曾公卷題采菊圖九日東籬采落
英白衣還見眼能明向今自有杯中物一段風流可得成
蔡天啓屢說此詩以為善然余嘗謂古人寄懷於物而無
所好然後為達况淵明之真其於黃花直寓意耳至言飲
酒適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多
矣遇酒輒醉之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哉當以此論淵
明

東坡云陶潛詩但恐多謬誤若當想醉人此未醉時說也
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
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盡教与列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

日而已次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為安道所困聖俞亦
能百許盞然醉輒高叉手而語弥溫謹此亦知所不足而
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淡然与平時無少異若僕者又何
其甚飲一盞而醉之味与教君何異亦無所羨耳

張文潛云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况必飲羨
酒乎其所与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
悅口腹者蓋曠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黃醪者蓋善酒
也又每飲酒必有絲弁僮妓之奉洛陽山水凡物甲天下
其所与游如裴度刘禹錫之後皆一時名士也夫欲為元
亮則窮陋而難安欲為樂天則備足而難成吳德仁居二
人之間真率僅似陶而奉養略如白其放達則並有之豈
非賢哉

石林詩話云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

於酒蓋方時狼藉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蓋
陳平曹參以未用此策後書記陳平於列呂未判之際日
飲醉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耶曹參雖以此異然方欲解
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董
無夏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魏阮伶之後
遂全欲用此為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
云列伶善閉關懷情誠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如
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溺於
酒者往往以魏阮為例需首腐腸亦何恨於死邪
類苑云石曼卿喜豪飲与布衣刘潜為友嘗倅海州潜訪
之劇飲中夜酒欲竭有醋半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
酒醋俱尽每与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坐
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後就束謂之鰲飲麻

後為一庵常卧其間右之曰扞丑庵若溪漁隱曰東坡詩
云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两三盃世傳陶穀買得完
太尉故坡取雪水烹團茶謂坡曰完家應不談此坡曰彼
廉人安得有此景但能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
耳陶愧其言如曼卿喜豪飲亦太廉生了無風味是豈知
人間有此景哉

東坡云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日固
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詞
云幼稚盈室餅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餅有儲粟
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餅中見粟也邪馬后見大練乃
以為異物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
永林常言孟郊說云髮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使堪織
能得多少聊為好夏者一笑

遊斜岡覓云文選有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園情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飯田園詩云種禾在東臯苗生滿阡陌今此詩亦只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韓子蒼云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後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為末篇東坡亦曰其誤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予以為皆非也當如張相四本題為雜詩六首江淹雜擬詩亦頗似之但擬淵明詩用徑望三益此一句為不類故人張子西向余加此說余亦以為不然淹之比淵明情致後效其語乃取飯去來句以充入之固應不類予觀古今詩人惟韋蘇州得其清闲尚不得其枯淡柳州得之但恨其少道尔柳州詩不多射亦備衆家惟效陶詩是其性所好独不可及也

西清詩話云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其集屢經諸儒手校然有向未使一篇世蓋未見拙南唐与晁文元家二本有之詩云尔後山中未一作南山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窓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一作未秋菊一作春氣當馥歸去來山中々々酒應熟李太白潯陽感秋詩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其取諸比云
苕溪漁隱曰淵明有云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穉盈室并無儲粟生之所資未見其術三復此語真余之寶錄也余投閑二十載生夏素微食指既歿家日益貧退之詩云時余雖年心轉壯技能虛富家逾窘亦似為余發時之哦之不觉失笑余嘗有詩云壯罔鵬翼九万里末路羊腸百八盤蓋言老而多艱耳
後山詩話云鮑明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真情

但不文耳

漁隱叢話卷第四

前集

